

西安碑林全集

第 碑

一

卷 刻

蘇軾題

PDG

碑刻概述

高 峽

漢字文化使華夏民族告別了千古洪荒，擺脫了結繩記事，步入了文明時代。漢字文化依賴於物質的存在和發展，而石頭作為文字的載體一種形式由實用性變成有紀念意義的『樹碑立傳』，曾有着數千年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因此無數的碑石成為中華民族文明與發展的歷史見證，成為文化藝術豐富的寶藏之一，成為具有典型意義的國粹！尤其是在印刷術未發明之前或是印刷不發達的年代里，碑刻有着功不可沒的作用。

它保存了難以數計的文化典籍和『可信不疑』『不失其實』的史籍資料。趙明誠《金石錄》曰『詩書以後，君臣行事之跡，悉載於史，雖事非褒貶，出於秉筆者私意，或失其實，然至於善惡大跡，有不可誣，而又傳說於久，理當依據，若失歲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蓋史牒出於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辭乃當時所立，可信不疑。』如西安碑林所藏六十五萬字的『開成石經』和有着『地下石質檔案』之稱的歷代千餘方墓誌及許多碑刻，未見於史書的記載，均可證明於此。

它可以證史籍之異同，補考史載之翔實，校史書之謬誤，補典籍之缺文。如《曹全碑》所載東漢末年黃巾起義之情況。《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所載景教傳入中國後的情況、興衰的過程。《御史臺精舍碑》所記佛教在唐代如何被政治所利用，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情況。《大觀聖作碑》、《京兆府小學規》，對科舉制度、學制方面的記述，以及《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等對我國清代邊疆地域的情況的記載都有着極為珍貴的史料價值。

它對我國古代中外交往及天文、地理、交通、民俗、宗教、世情的許多領域的記載是真實可貴的史料。如《大

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研究我國唐代和敘利亞、東羅馬帝國在宗教、文化交流方面中西往來的重要資料。《不空和尚碑》記載了印度不空和尚在長安傳授佛教於中國弟子惠果，惠果在青龍寺里再傳授日本僧人弟子空海的事蹟，在這通碑里銘記了中國、印度、日本三國之間的友好交往。又如：明《華陰縣重修西嶽廟記》等二十多通對地震記載的陝西境內的碑刻，是研究陝西和我國地震史的珍貴資料。陝西可供研究古代科技、生產、水利、經濟制度的陝西碑石還有許多，諸如：《漢中褒斜道刻石》是古代隧道建築的實況記載，為今人開辟交通研究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借鑒。

它保存了歷代書法的筆跡，是學習傳統書法藝術的重要途徑之一。如西安碑林的各類書法名碑，篆書有：《嶧山刻石》、唐《三墳記碑》、《拓先瑩記碑》，宋《篆書目錄偏旁字源碑》、《篆書千字文并序》等。隸書有：漢《曹全碑》、《倉頡廟碑》、《仙人唐公房碑》、《武都太守等題名殘碑》、《熹平石經殘石》，前秦《鄧太尉祠碑》、《廣武將軍□產碑》，唐《御史臺精舍碑》、《大智禪師碑》、《告華嶽文》、《石臺孝經》、《楊孝恭碑》，宋《新譯三藏聖教序》，清《周鑑書屏》等。楷書有：晉《司馬芳殘碑》，北魏《暉福寺碑》，隋《趙芬殘石》、《孟顯達碑》，唐《皇甫誕碑》、《道因法師碑》、《孔子廟堂碑》、《同州聖教序》、《多寶塔感應碑》、《臧懷恪碑》、《郭家廟碑》、《顏勤禮碑》、《顏家廟碑》、《玄秘塔碑》、《馮宿神道碑》、《迴元觀鐘樓銘》、《不空和尚碑》，宋《大觀聖作碑》，明《程子四箴·范氏心箴》刻石等。行書有：唐《集王聖教序碑》、《興福寺殘碑》、《爭座位稿》、《慧堅禪師碑》、《楚金禪師碑》、宋《東坡集歸去來兮辭詩》、元《游天冠山詩》、明《徐公家訓碑》、《秣陵旅舍送章生詩碑》、清《千字箴》、近代《嚴公神道碑》等。草書有：隋《智永真草千字文》，唐《斷千字文》、《肚痛帖》、《東陵聖母帖》、《藏真律公帖》、《懷素草書千字文》，明《草訣歌》、《古栢行》，清《方元煥錄孟子語》、《劉墉書帖》、《游華山詩并序》，近代《英烈紀念碑》、《于右任書正氣歌》、《于母行述》等。除以上各類書法名碑外，西安碑林中還有諸體皆備的書法刻帖，如《淳化閣帖》、《式好堂藏帖》、

《貽古堂帖》、《經鋤堂法帖》、《集禊帖》等。

它對於研究工藝美術、雕刻藝術亦有着珍貴的參考價值。碑雕是一種綜合的藝術形式，在一通碑里，碑首採用浮雕形式，碑身四周採用綫刻形式，碑座採用圓雕形式。其圖案多採用花鳥、人物、蔓草、瑞獸，造形新奇，構圖優美，布局嚴謹，造詣高妙，獨具匠心。如：《道因法師碑》碑座兩邊以綫刻人物群像組成圖案，其身份、姿態、表情、動作栩栩如生。《大智禪師碑》碑側鐫刻獅鳳圖案、花枝寶相，富麗華嚴。《興福寺殘碑》碑側勇士瑞獸、長袖舞人、丹鳳翔雲，鏤刻精美，錯落生動。《隆闡法師碑》碑側以石榴花葉聯紋組成圖案，玲瓏巧致、奇秀俊美。《慧堅禪師碑》碑側蟠螭飛騰、雄奇靈動的碑首，鳥翔獸舞、寶花流雲的平雕碑側紋飾，精工細密、優美異常，可謂巧奪天工。《石臺孝經》碑座三層臺階，滿刻細綫紋，飾以蔓草、瑞獸，連紋諧調，欣欣榮茂，蓬勃圓滿。圖案是碑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造型和雕刻技巧是中華民族能工巧匠智慧和藝技的結晶。

碑石的定義和形制：

碑石：通常將歷史上紀事、述德、銘功、箴言、撰文以及法書的刻石統稱之碑石。而在碑石上以紙捶拓稱為拓本或帖。今人往往將豎立於地面上的石刻（墓碑、廟碑、造像、刻字、經幢）；埋於地下的墓誌（誌是碑演進與延伸）；依山而鑿石題刻（山崖摩石刻字），三類都歸類於碑刻，但在我國古代不同的時期均有特定的釋名和解釋。《儀禮》：『東西南北，上當碑南』，『宮中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其材，宮廟以石。』《禮記·祭義》：『君牽牲……既入廟門，麗（麗即立字）於碑，謂廟門之碑也。』鄭注：『君牽牲入廟門，繫着中庭碑也。』《禮記·檀弓》：『公室視豐碑，為墓所之碑也。廟門之碑用石，以麗牲、以測日景。墓所之碑用木，以引繩下棺。』許慎《說文解字》：『碑，豎石也，從石，卑聲。』《後漢書》：『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碑，豎石也，碣，特立之石也。』唐柳宗元述唐時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為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為碣，方趺圓首。』宋歐陽修《集古錄》跋云：『至後

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清劉熙載《釋名釋典藝》：『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施鹿盧以繩被其上，引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謂之碑也。』清龔自珍《說碑》：『廟有碑，繫牲拴也；刻文字，非古也。墓有碑，穿厥中而以爲窆也；刻文字，非古也。刻文字矣，必著族位；著族位矣，必述功德。夫以文字著族位、述功德，此亦史之別子也。』清葉昌熾《語石》：『凡刻石之文皆謂之碑，當自漢以後始。』又曰『立碑』四端；一曰述德、崇聖、嘉賢、表忠、旌孝、稚子石闕、鮮於里門，以逮郡邑長吏之德政碑是也。一曰紀事：東巡刻石、登岱勒崇、述聖紀功、中興睿德，以逮邊庭諸將之紀功碑也。一曰紀事：靈臺經始，斯干落成，自廟學營繕，以逮二氏之宮也。一曰纂言：官私文書，古今格論，自朝廷渙號，以逮詞人之作是也。』《封氏聞見記》『豐碑桓楹，天下諸侯葬時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貫纖索、懸棺而下，取其安審，事畢因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勛伐於碑上，後又立石於隧口，故謂之神道碑』。朱劍心《金石學·說石篇》：『古代石刻，曰刻石，曰碑碣，曰塔銘，曰浮圖，曰經幢，曰造像，曰石闕，曰摩崖，曰買地茆，凡十一種。因流討源、循名核實，可得而說也。……《後漢書》稱『刻石立於太學門外』，《隋書》稱『依漢蔡邕刊碑，立於太學』，實皆碑也，特以所刻而異其稱耳。』從歷代考記可看出，碑的概念、含義在漢代前和漢代後截然不同：漢代前，繫牲拴畜，豎石下棺，計時測影；漢代以後，刻諸文字，銘述記事。簡言之，中國最早的碑，即沒有文字的豎石，如周代王公貴族在周室宮廟內繫牲立石。繼而成爲墓內安葬之豎木或豎石穿孔下棺之用或簡刻其死者之生卒。再又成爲測日影的計時器物，頗類日晷之功用。在秦代變成勒石記功、封禪述德之刻文。東漢時形成完整的碑制，以樹石書丹、大盛立碑之風，其後的兩千年來形成了立石書丹刻字成爲今天所謂的碑石。東漢以後的千餘年中，碑刻已具備完整的形制，一通碑是由碑首、碑身、碑座三方面組成：碑首，亦稱碑額、篆額，有尖首、圓首、螭首不同的造型，螭首多以篆文爲主作碑頭的標題，四周雕刻蟠螭或盤龍、

或鳥、虎類圖案。碑身是碑刻的主體部分，由碑陽、碑陰、碑側三部分組成。碑陽即碑的正面，鐫刻各類記述、銘文的有關文字部分，如陽面文字的長篇正文容納不下，轉而刻在碑陰和碑側。碑陰，碑之反面，亦稱背面，可接引正面的碑文，或刻書建碑人的姓名、題名、捐款人及款數等。碑座：大體上有方座、須彌座、梯座、龜座四種類型。方座即長方形座，在唐碑中為數較多，《唐葬令》規定：降五品官以下均為方形座。唐後不再嚴格按此規定。須彌座：以佛教造像中的習俗，須彌山形為座、周圍有浮雕力士做裝飾。梯形座：以三層臺階做為梯形，精雕細刻蔓草、花紋、流雲、瑞獸，蔚成天地之間，蓬勃吉祥里高聳豐碑。龜座：或稱『鼉座』，鼉座是一種龜的別名，是神話傳說中能載重的龍之子，明楊慎《升庵集外集》載：『龍生九子，各有所好，一曰鼉，好負重，今碑下跌是也。』碑側：碑的左右兩側，多數雕刻蔓草雲紋、變形圖案，以顯示碑的精美華貴，也有的刻書題名、跋記，也有的轉接碑陽或是碑陰的文字，即常說的四面刻字之碑。宋元時期的碑刻繼續隋唐碑刻之風貌卻又失之於簡陋，既無古樸之風，又缺精美之雕，大多數的宋碑、元碑，其螭首龜座、方座是首、身、座統連在一起的。這時期因尚帖、重札、輕碑，刻帖始行，碑刻多成為重文輕書的刻石了。明清時期，大都以一巨石雕刻成碑首、碑身、碑座。碑首除花紋、蔓草、人物外，又多係以二龍戲珠盤結而成。碑刻雖然遍布天下，但多是公文、佈告、記事、名言警句、詩文、題記為主體，更興起了一筆大字或是具工藝字、圖案字風貌的文人墨戲，如：一筆虎、一筆壽、百壽圖等，同時也出現許多古今圖畫入碑綫刻的碑石。近現代，由於現代社會文明的變革，碑石在現實生活和藝術中已趨沒落了，但因紀念物的需要仍有許多碑石的存在，其形制既有古風遺存，更有代之而起的各類形式、各種質地的紀念碑出現。又由於現代書法的繁榮，有許多地方將當代名書家的墨跡刊刻勒石。

碑石書法的演進：

中國最早的、具有典型意義、成熟而完美的石刻是戰國秦時代的《石鼓文》。到秦王朝時，以統一的文字小

篆刻石流傳的有《嶧山刻石》，爲紀功頌德之刻石。西漢時：『何以禮義爲、史書而士宦』，大盛以書取人、以書入仕，上至帝王將相，后妃侍臣、皆以注重書寫隸爲風尚，雖總體上看仍沿襲秦代書風，或篆隸并行、或篆形隸意、或沒有波勢，筆劃簡直的隸書同時出現，如西漢的石刻：《左司空》，方整圓正或方折筆挺而成爲造詣很高有代表性的西漢初期隸書向着東漢時期定型、完美、成熟、繁榮的隸書時期過渡。綜上所述，可以說西漢前的刻石屬於未發展成熟爲定型的碑刻的階段。東漢時期可謂刻碑完美成熟的高峰期，也是以隸書爲標志的漢字和精良的碑版定型、成熟完美的開端。東漢碑刻，碑首形制以圭冠、雲氣冠爲主，偶有方形，在碑額首上方或是中部有圓洞形的石穿（稱爲碑穿），碑座方形，一般情況下碑身、碑首、碑座連在一記，無雕刻紋飾。從已著錄的三百多種碑刻和現已能保存的一百七十多種碑刻看，東漢的碑、碣、表、闕等是我國石刻中的碑版學劃時代的極盛期，也是書法史上最絢爛的時期之一。如法度謹嚴、工整精細的《熹平石經殘石》，透逸多姿、圓麗靜美的《曹全碑》、《武都太守題名殘碑》、《仙人唐公房碑》，古樸奇拙、厚豐寬博的《倉頡廟碑》，簡率樸拙、放逸姿肆的《建安六年碑》等。其風格多樣，其體千姿百態。在東漢時期除了以隸書爲主體的許多碑刻外，還有獨立風貌，體勢由長近方的漢篆碑刻，筆法勁健圓融、豐腴茂滿，『可謂希世之鴻寶，篆書之上儀也』。

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官方明令禁止厚葬樹碑，大立豐碑之風氣有所抑制。在幾十年的戰爭與動蕩中，承襲漢末書碑之流風，仍出現過隸書向楷書過渡的代表作品。三國有古文、小篆、隸三體刻於多石的魏《三體石經殘石》等。西晉和東晉時期，政治得到鞏固，生產力和文化事業得到較快的恢復和發展，書法與刻石又到了一個繁榮盛茂的時期，在書法和碑刻領域里異彩紛呈、諸體并存，繁盛茂美！雖然當時『妄媚死者，增長虛僞，而浪費資財，爲害其烈』的曹魏禁碑三令并未廢除，碑版較少，但新發展的帖學與碑版又形成了一個中國書法、碑刻的重要的輝煌時代，出現了被後人譽爲『唐詩晉字漢文章』的『晉字』的藝術高峰期。這一時期，名碑衆多，

特別是一九五二年出土的晉《司馬芳殘碑》，體兼篆隸章草、剛勁雄強、如劍似戟、古茂遒勁、凌動樸厚，堪稱晉碑中的稀世珍品。方整縱長、風骨棱峴的《大中正殘石》及各類題名、誌、殘石等異彩紛呈，以少勝多的風貌構成兩晉碑刻書壇。南朝三百年間，經濟、文化發展迅速，好書之風上自帝王將相，下自平民百姓，在《南朝禁碑、至齊未馳》的禁令下，仍有碑刻百種之上，至今流傳有數十碑刻。

北魏王朝建立後，戰亂已停，各民族融居漢化，經濟恢復，開始了文化繁榮的局面，佛教盛行，無禁碑之束縛，於是在整個北朝時期，碑刻書法遺跡十分豐富，形勢多樣，碑石、墓誌、摩崖、造像、塔銘、幢柱、經刻、題記等形成了北朝代表性的《魏碑》書法風貌。著名的碑刻如：高簡豐厚、宏整茂密、舒展靈美的《暉福寺碑》，《體高氣逸、密致而理通、如仙人嘯樹、海客泛槎、令人想想無盡》。《遒勁奇偉、與南朝之《瘞鶴銘》異曲同工》的摩崖書刻《雲峰山刻石》和《鄭文公下碑》等。北周時期的碑誌書法體多旁出，以隸寫楷，楷則較多，為隋唐的楷書流美，打下基礎，萌為先河。

隋王朝短暫的三十多年中，結束了南北朝戰爭混亂的局面，國復一統，經濟文化日趨繁榮，在碑版及書法上亦出現將千門萬戶的南北朝書藝風格，綜合熔於一爐，立碑盛行，上承漢魏六朝，下啓大唐一代。名人書家，啓蒙孕育，其碑誌書法和後來的唐代名家法書成為後代人學習正楷的圭臬。其著名的碑刻有《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致、反造疏淡》的《智永真草千字文》，厚樸從容、柔和沉靜的《趙芬殘石》，端整勁健、雅逸沖融的《孟顯達碑》等。

唐代近三百年，是我國封建王朝最強盛的時期。文化藝術亦是繁榮燦爛。《中國通史簡編》論：『唐朝國威強盛、經濟繁榮，在中國封建時代是空前的，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僅有的。在這個基礎上，承襲六朝并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清新，輝煌燦爛，蔚成中國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當時世界文化的高峰。』作為唐文化之一的書法

藝術和碑刻亦是豐碑鼎立、大盛於前，絢麗燦爛、美不勝收，其繁榮在古代已有述評；宋朱熹：『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元趙孟頫：『歷隋而唐，文皇尚之，終唐之世，善書者輩出，其大者各自名家，逸其名者，不可勝數，亦可謂盛矣。』初唐時期，由於太宗李世民酷愛書法，親自倡導，并以書開科取仕，形成了以初唐四大家歐、虞、褚、薛為代表，孫過庭、陸柬之等書家形成的立朝之初的繁榮景象。盛唐以後出現了李邕、張旭、徐浩、顏真卿、懷素、李陽冰等博大渾剛、豪放縱逸、清勁浪漫的為代表的大書家，同時還有隸書名家：韓擇木、李隆基、史惟則、梁昇卿等。中晚唐時期以柳公權為代表人物主領書壇，其清雄遒健、風骨峻峭、剛毅潤茂的風格，影響後世巨大。晚唐時還有沈傳師、高閑、李鶚、柳公綽、孫藏器、杜牧、白居易等留下許多精品佳作的書家。

著名的碑刻如：恢宏大度、適媚飄逸的《孔穎達碑》，寬和疏勁、雍容娟秀的《宇文士及碑》，被形容為『如蓮花出水，明月開天』的《樊興碑》，以歐、虞、褚、薛為代表的初唐時期四大書法家書寫的碑版更是傑出的典範！如歐陽詢最著名的代表作有結體精嚴、跌宕縱橫的《九成宮醴泉銘》，森秀險峭、疏朗凝勁的《皇甫誕碑》。虞世南的代表作有：溫潤沉厚、神秀凝遠的《孔子廟堂碑》等。褚遂良的代表作有：端凝適麗、謹樸清韻的《孟法師碑》，娟美精絕、靈俊婉媚的《雁塔三藏聖教序記》，風骨矜嚴、溫雅適潤的《同州聖教序碑》等。行書碑有端雅麗奕、神采美韻的《集王聖教序碑》。中唐時期，一代中興，名家輩出，諸體珍存，各顯風采，更是繼往開來，創造大唐書品一代新風，其代表性的有李邕、張旭、孫過庭、顏真卿、蘇靈芝、韓擇木、徐浩、懷素、李陽冰等人。著名的碑刻如：張旭寫的簡靜平和、典雅深嚴的《斷千字文》，李隆基的代表作，豐茂巨麗、雍容腴美、勁潤妍和的《石臺孝經》等。隸書名家韓擇木的代表作端莊平正、內斂處拓、圓潤渾勁的《告華嶽文》。開書壇一代新風的巨匠顏真卿書碑的代表作有：結體精嚴、潤秀姿媚的《多寶塔感應碑》，疏緩開張、清勁峭健的《臧懷恪碑》，雄秀獨出、格力天縱、溫潤舒和的《郭家廟碑》，疏朗沉雄、雍容勁潤、精健爽利的《顏勤禮碑》，風骨適厚、古穆蒼雄、樸拙老

辣、大氣磅礴的《顏家廟碑》等。柳公權是晚唐書壇中興的旗手，是繼顏真卿後第二個書法革新家，其傑出的代表作有：古淡瘦硬、森挺爽利的早期書碑《李晟碑》，疏散勁利、清正無矩的《迴元觀鐘樓銘》，端疏綺麗、勁媚淡雅的《馮宿神道碑》，柳體書刻俱佳的精品，清剛峻挺、遒勁潤爽、雄鋒健利、巋偉縝密的《玄秘塔碑》、《神策軍碑》。裴休撰書的率真精嚴、適麗秀美、瀟灑疏潤的《定慧禪師碑》是晚唐的碑刻傑作。

宋代的書法及碑刻承唐繼晉，上接五代、下啓金元，開創尚意書道之新風，帖學、書札、信簡盛行，但此時書法名家雖多，豐碑石刻爲數卻甚少。

宋代的碑石著名的有：蘇軾書刻的厚重飄逸、縱橫馳騁、枯潤相間的《醉翁亭記》，趙佶獨樹一幟的瘦金體書，飄逸風致、勁挺修美、溫婉媚麗的《大觀聖作碑》等。

元代是蒙古族以征戰和武功滅金、宋統一中國後建立的，統治階級用漢文化文治天下并繼而酷愛文翰、喜好書法藝術，設奎章閣、鑒書博士，於是出現有元一代的書畫盛況，崇尚晉唐風韻，形成了以趙孟頫爲首領的復古主義書風，涌現出趙孟頫、鮮于樞等對後世產生很大影響的書家，留下了許多精美的墨跡書品，但碑版最多、最精詣的仍是一代書壇盟主趙孟頫，正如葉昌熾《語石》評：『有元一代豐碑，皆出其手』。其代表性著名的碑刻有爽勁姿媚、朗和端凝的《大元敕藏御服之碑》等。元代的書法宗法晉唐復古的道路，形式上以宋代重帖札、少碑刻的趨向完成了短暫的時代書壇風貌。

明王朝建立後，除發展農業和經濟外，更加重視維護國有的傳統文化。以皇帝和重臣爲首，猶喜宮庭式的舞文弄墨，進而推廣到各階層和民間，使文化和書壇又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有明一代，法帖爲尚、墨跡繁榮、行草見長，各顯風流，閣體盛開，碑刻平庸。碑刻雖然廣佈天下，但多不是名家所書，而是以行文招告見長，不再是書刻并茂的豐碑稱頌後世，基本上成爲文史資料的載體。在明代可列舉的碑刻有：遒勁飛舞的方元煥《程朱

呂胡遺訓》，朗逸秀美、疏勁古淡、腴潤妍姿的董其昌書刻《徐公家訓碑》、《秣陵旅舍送會稽章生詩帖》，朱由檢《賜楊嗣昌詩》等。明代書法以圓柔爲本的帖學風貌和《閣體》的僵化經過了厄制的途程，但在中、晚期極有風貌的諸多書家開風創意，完成了又一個新的歷程。

清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書道再次中興的時期，其前期以康熙、乾隆兩皇帝之酷愛趙孟頫、董其昌的書風好尚而左右書壇、囿於帖學樊籠，加之官方力倡《八股文》、《烏、方、光的館閣體》，書風弱下，了無意趣，形成了清代前期的《帖學期》。清代後期由於帖學的絕境逢生，導致了《碑學期》，碑學興起，形成了三多局面，金石多、考據多、學者書家多，於是流派紛呈、風雲匯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興大潮，鼎盛空前。這時出現了尊碑派的代表人物和著述：阮元《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包世臣的《藝舟雙楫》、康有爲的《廣藝舟雙楫》等。被譽爲碑學宗師的鄧石如成爲精研四體，尤長篆隸，功開新風的代表人物。更有筆實墨沉、古醇偉勁的伊秉綬隸書和奇宕峻拔、遒勁渾滋、北碑爲骨、顏書爲體、妙參獨熔、自成一家的何紹基的書法深爲後世所重。古側逸勁，熔篆隸於魏碑自成一家的趙之謙楷書。側筆轉毫、藏頭護尾開北碑以新貌的張裕釗楷書。金石逸趣、樸厚堅澀的李瑞清的隸書、楷書。尤其是清末至近代的金石開風的吳昌碩，這些書壇名家巨茱如風鼓浪，推動發揚了清代書法、碑學的中興大潮之帆。爲近現代之書道奠基啓後，巨開新風。

清代著名的碑刻有：雄健飛動、縱而能斂、欹側跌宕、錯落有致、風神獨具，譽爲『文安公書法妙天下』的《神筆王鐸》書《王鐸題董其昌畫》。渾凝內剛、精華蓄蘊、外腴內斂的《劉墉書帖》。避暑山莊的二十多通康、乾《御書法帖》及西安碑林中的康、乾、雍《御書法帖》，端整精健的鄧廷楨《文賦》，清勁含蘊、寓剛於柔的林則徐《游華山詩并序》，古厚遒凝的左宗棠《天地正氣》。清末及近代刻石如：寬博疏宏、厚凝拙樸、率真飛動的康有爲書《嚴公神道碑》等。近有于右任、王世鏜、茹欲立、李瑞卿、宋伯魯等書寫了許多名碑。

聚碑成林：化帖作書·大展巨卷：

碑石成爲珍貴的歷史文物，聚石成林，得到集中的保護，這是對歷史、文化、藝術再認識的最好場所，也是中華文化作爲世界文明的標志之一。在中國稱『碑林』的地方和文物場所所有百多處，除西安碑林外，還有諸如：曲阜碑林、濟寧漢碑林、岱廟碑林、昭陵碑林、祖庵碑林、焦山碑林、鼓山碑林、耀縣碑林、鞏縣碑林、桂海碑林、涪溪碑林、鄭道昭摩崖碑林、褒斜道摩崖石刻群、經石峪金剛經刻石、華山摩崖刻石、千唐誌齊碑林、三希堂刻石館、樓觀臺碑郎、蓮池書院石刻群、臺灣的碑林等等。碑林衆多，但具有代表性的，名符其實的『碑林』只能是西安碑林，在我國一九八八年版的《辭源》條目中釋爲：『碑林，地名。因石碑林立而得名，地在今陝西西安市內。唐末，朱溫毀長安都城，五代梁因將城外石碑移入新城之內，宋元祐二年又再徙，即今碑林地。自宋以來，歷代皆有修葺。乾隆四十六年陝西巡撫畢沅加以改建。解放後又加以整新，定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碑林共收藏漢魏至清代碑志共二千三百餘件，包括唐文宗開成二年『開成石經』、漢隸書《曹全碑》、唐智永、張旭、懷素草書千字文等。』在一九八九年版的《辭海》條目中釋爲：『碑林，見西安碑林，在陝西省西安市南城牆內側文廟，建於宋元祐五年（一〇九〇年）原爲保存唐『開成石經』而建，歷代陸續將珍貴碑刻入藏。內儲漢魏直至明清的各種碑石一千數百方，是我國保存碑石最多的地方。著名書法家如唐懷素、褚遂良、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張旭、宋蔡京、米芾、蘇軾以及元、明趙孟頫、董其昌等代表作的碑石大都集中於此……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西安碑林，千碑聳立，壯闊如林，這以石頭凝固下來的數千年先哲智慧、文思藝彩，燦若群星，異彩紛呈，今天再以鴻篇巨帙，悉心收錄爲第一部圖文并茂的全集展現時，其精華之感人、其意義之深遠、其藝境之輝煌，無不令人卧游其間，感慨不已，贊嘆不絕！這裡有名聞天下的千古名碑，也有第一次面世的新發現之碑。

在碑刻卷這一部分里共收錄了漢代至近代的碑刻一千餘石。其中漢至唐碑刻七十五種，八十二石，著名的有漢《倉頡廟碑》、《曹全碑》、《仙人唐公房碑》、《熹平石經殘石》、魏《三體石經殘石》、晉《司馬芳殘碑》、北魏《暉福寺碑》、前秦《鄧太尉碑》、《廣武將軍□產碑》、隋《智永真草千字文》、《孟顯達碑》、唐《皇甫誕碑》、《道因法師碑》、《孔子廟堂碑》、《同州聖教序碑》、《集王聖教序》、《興福寺殘碑》、《不空和尚碑》、《楊孝恭公碑》、《石臺孝經》、《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三墳記》、《美原神泉詩序碑》、《大智禪師碑》、《御史臺精舍碑》、《多寶塔感應碑》、《顏勤禮碑》、《顏家廟碑》、《郭家廟碑》、《臧懷恪碑》、《爭座位稿》、《馮宿神道碑》、《玄秘塔碑》、《迴元觀鐘樓銘》、《肚痛帖》、《東陵聖母帖》、《藏真律公帖》、《懷素草書千字文》等名刻真石是這部分的精華所在。在五代、宋、元、明、清、近代部分的一千餘刻石中，主要包括有：《宋刻僧彥休草書》、《三體陰符經》、夢英《篆書目錄偏旁字源》、《篆書千字文并序》、宋趙佶《大觀聖作碑》、傳世後刻的宋《米芾四屏》、《黃庭堅詩》、《東坡集歸去來兮辭詩》、元趙孟頫《游天冠山詩》、明《徐公家訓碑》、清刻《秣陵旅舍送會稽章生詩》、《古柏行》、《方元煥錄孟子語》、王鐸《千字箴》、清傅山《普門品刻石》、清鄧廷楨《文賦》、林則徐《游華山詩并序》、《劉墉書帖》、左宗棠《天地正氣》、近代康有為《嚴公神道碑》、于右任《于右任書正氣歌》、《英烈紀念碑》、《彭仲翔碑》、《于右任書翰》、宋伯魯《淑貞壙記》、王世鏜《于母行述》、馮玉祥《朱子橋紀念碑》等。其中具有史料價值的著名碑刻有：宋《德應侯碑》、《折繼閔神道碑》、明《新開通濟渠記》、《明德受記碑》等。與碑林的發展歷史有關的碑刻有：宋《重修文宣廟記》、宋《新移石經記》、金《重修碑院七賢堂記》、元《大元重修宣聖廟記》、明《重修西安府學文廟記》、清《重修碑亭碑記》、清《重修西安府學碑林記》等。

千碑巡禮化書卷，卧游其間何壯哉！此全集第一類一卷至五十八卷的碑刻，是全書的重點精華所在。

嶧山刻石

此碑無題，又名『秦嶧山石刻』、『秦嶧山碑』。秦始皇二十八年（前二一九）李斯書。原石立於山東嶧縣，久佚。現存西安碑林的《嶧山刻石》爲宋淳化四年（九九三）鄭文寶據其師徐鉉摹本重刻刊立的。碑爲圓首方座，通高二百一十八厘米，寬八十四厘米，厚十六厘米。前後兩面刻文，十五行，滿行十五字，篆書。碑陰正文後有鄭文寶題記五行，楷書，記載刊刻此碑始末；另有曹仲經題名一則。碑在明末地震時中部斷裂，除個別字殘損外，餘尚清晰。此碑刻成後立於文廟。後即入西安碑林。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自公元前二二〇年起，秦始皇曾五次出巡，所到之處，多立石紀功，夸耀威儀，共留下七處刻石。《嶧山刻石》即爲其中之一，唯此刻石文辭《史記》未載。刻石內容是頌揚秦始皇廢分封立郡縣的功績。前一百一十四字是秦始皇詔文，後七十九字略小，是秦二世詔文。《嶧山刻石》歷代翻刻本較多，西安碑林的『長安本』年代最早，摹刻最精，評價較高。

書者李斯（？——前二〇八），字通古，楚國上蔡人，官丞相，工書，《史記》有傳。刻石者鄭文寶，曾官陝府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受學於徐鉉，善寫篆書，《宋史》有傳。

清孫承澤《庚子消夏記》中評徐鉉摹本『精神奕燁』。劉熙載《藝概》：『秦篆簡直，如《嶧山》、《琅琊臺》等碑是也。』楊守敬跋《長安本》：『筆畫圓勁，古意畢臻，以《泰山》二十九字及《琅琊臺碑》校之，形神俱肖，所謂下真跡一等。故陳思孝論爲翻本第一，良不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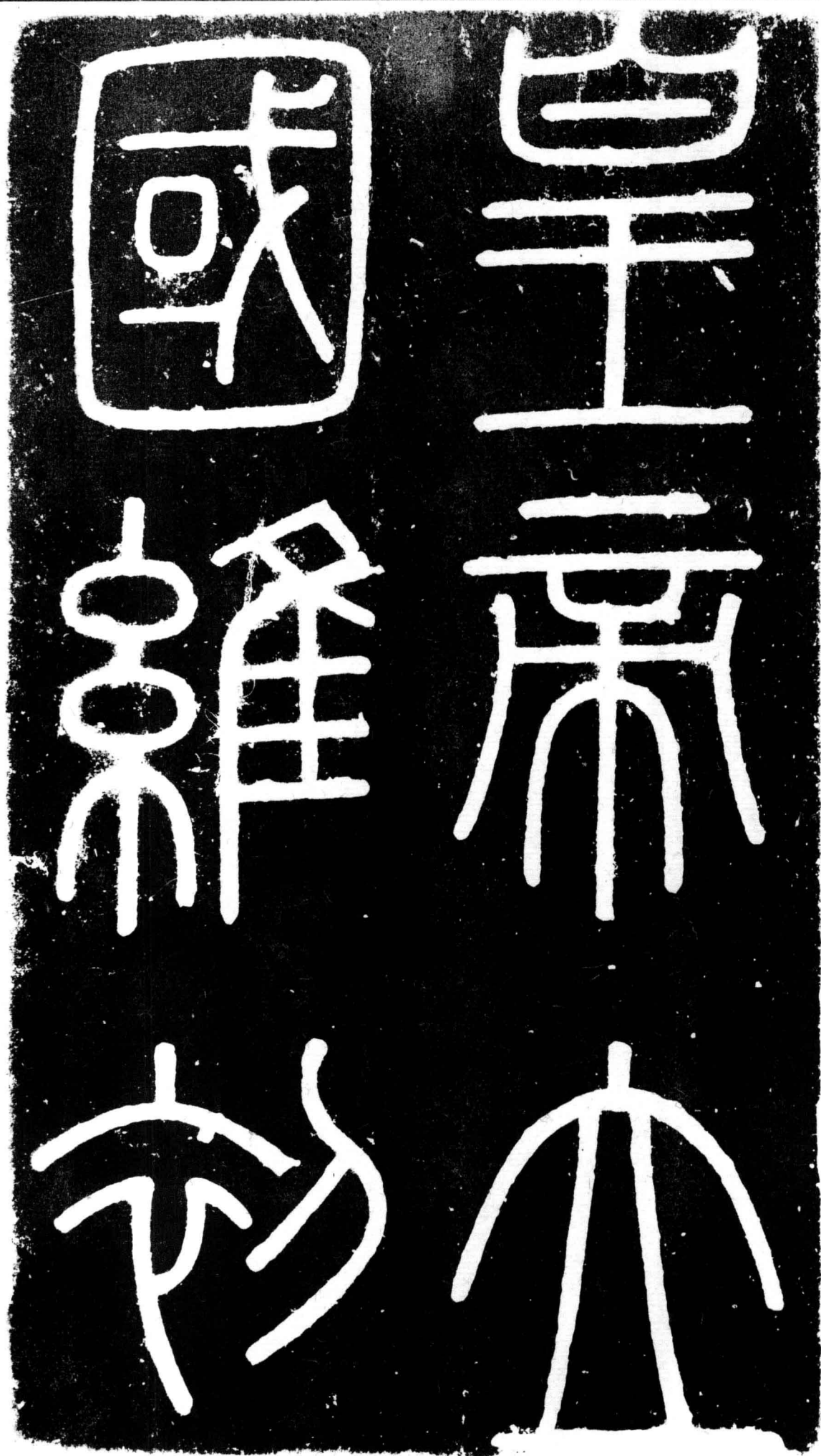
此碑全文見《金石萃編》、《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著錄見《金石錄》、《石墨鐫華》、《金石史》、《侯氏書品》、《寰宇訪碑錄》、《漢唐存碑跋》等。

（高 峽）

皇帝立國維初杜吉無世稱王許伏厚
許威動四極去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
不之濫大暴強廿此大季上薦高踰步
趙顯聖既獻齋成之降車惠廟軹遠方
登于繹山羣臣趨告歲晏修志追念厚
世外土畫邦引屏弄理功鞅曰作流丘
於野自齋古始也蘇象鬣既乃五帝尊
於禁止道今皇帝壹家不下兵不得起
苗思除新首肅庭和澤安之羣臣誦

略形如樂戶之等經紀皇帝曰金石
盡昭皇帝所為也今寒暄而金石可
不稱昭皇帝其作之詩也如後世
皆不稱成功也德相王新臣亦扶
事於臣德味新王臣請和日
形如日矣臣味所請和日

碑陰（全拓）



局部
之一